

疗较为困难。刘红霞教授认为新疆地域偏远,气候干燥,且冬季漫长,加之居民膳食结构不合理,日久则脾失健运,湿浊内生,蕴于肌肤而发病,构成新疆地区特有的脾虚湿盛证型,皮损多表现为浸润肥厚,基底潮红,皮温灼热,上覆较厚银白色鳞屑,伴纳呆,便溏,舌淡,舌苔白或腻,脉缓而弱,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健脾解毒汤是刘红霞教授使用多年的临床经验方,方中土茯苓、萆薢祛湿解毒通络;连翘清热解毒;茯苓、炒白术、党参益气健脾,扶正祛邪;当归、丹参养血活血润燥;生薏苡仁健脾祛湿;全方共奏健脾祛湿、解毒止痒之功。随着医学科学的不断

进步,中医药治疗银屑病历史悠久,临床经验丰富,辨证施治,用药灵活,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小,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说明中医药在治疗银屑病方面前景广阔。疗效好且独具优势,有很大的发展潜力^[4]。

参 考 文 献

- [1] 赵辨.临床皮肤病学.3版.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759
- [2] 赵炳南,张志礼.实用皮肤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
- [3] 朱仁康.朱仁康临床经验集.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9
- [4] 王倩,王萍,蔡念宁,等.中医药治疗银屑病(白疮)的临床研究进展.中华中医药杂志,2009,24(5):620-622

(收稿日期:2014年12月10日)

• 临证经验 •

风药在皮肤病中的应用

陈金红(指导:杜志坚)

(天津中医药大学,天津 300193)

摘要: 风药可治疗多种皮肤病,诸如风疹、湿疹、荨麻疹、红斑狼疮、神经性皮炎等。风包括内风和外风,风药根据其性能可分为祛除外风药和平息内风药,其善于达邪外出,胜湿醒脾,行气通瘀,搜风通络,引经报使。临床常根据风邪所致皮肤病的皮损形态辨证用药。举验案两则以说明。

关键词: 风药;皮肤病;老中医经验;杜志坚

Application of the dispelling wind drugs in the treatment of skin diseases

CHEN Jin-hong (Advisor: DU Zhi-jian)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300193, China)

Abstract: The dispelling wind drugs can treat a variety of skin diseases, such as rubella, eczema, urticaria, lupus erythematosus, neurodermatitis and so on. Wind includes endogenous wind and exopathic wind. The dispelling wind drugs can be divided into dispelling exopathic wind drugs and calming down endogenous wind drugs, which are good at expelling pathogenic factors, removing blood stasis and activating the Spleen, searching wind to dredge collaterals and guiding action. According to the skin lesion in skin diseases caused by wind evil, the drugs are used in clinical by diagnosis and prescription, with two cases to explain it.

Key words: The dispelling wind drugs; Skin diseases; The old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experience; DU Zhi-jian

杜志坚教授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经验丰富,笔者有幸跟师侍诊,经临床实践,对风药在皮肤病中的运用深有体会,受益匪浅。

中医的“风”根据其治病特点可分为内风和外风。外风为六淫之首,经口鼻而入者多先侵袭肺系;经皮毛肌表而入者多伤于经络,正虚邪盛则可内传脏腑。内风多由脏腑功能失调所致,与心肝脾肾有关,尤其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

风药概念最早出现于李东垣的《脾胃论》,其擅

长将解表祛风之升麻、柴胡、防风、羌活、白芷、葛根、牛蒡子等药用于内伤脾胃所致诸证的治疗,意在发挥其升阳举陷、祛风除湿、行经活血、疏达木郁等功效。现代医家将风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指具有升发、疏散特性的药物,祛除外感风邪,如防风、桂枝、羌活、白芷、藁本、苍耳子、辛夷、紫苏、细辛、蔓荆子等;二是平息、搜剔内风的药物,如羚羊角、钩藤、地龙、珍珠母、石决明、天麻、僵蚕、穿山甲、乌梢蛇等。据兼挟他邪及体质、病机综合应用祛风除湿药、

祛风化痰药、养血祛风药、祛风通络药等。

达邪外出

风药味薄气轻,多具辛散,解表祛邪,犹如春气之生发舒畅一身之气。杜教授认为,感受外邪是皮肤病的主要诱因,饮食、情志、体质等内因才是发病关键,各类皮肤病因内外因素使邪气外出形之于表,风药能助各种内外之邪从表而解,杜教授喜在其他药物基础上酌加防风、荆芥、桂枝等质轻味薄的疏风解表药疏表达邪、宣通肺气,使邪有出路,并可有效避免外邪再侵。又“风为百病之长”,是多种外邪致病的先导,常能使寒、热、燥、湿诸邪依附其为患,故风药不仅能祛风,亦能散寒、泄热、祛燥、祛湿^[1]。中医学认为,“风为阳邪,易于化热,易于表散”“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李坤三^[2]运用自拟养血祛风汤治疗血虚风燥所致的皮肤瘙痒症200例,方中当归、生地、鸡血藤养血活血,滋阴润燥,以制血脉之风邪;川芎、赤芍、红花行气活血祛瘀;荆芥、防风、蝉蜕、白鲜皮疏风透表,祛除在表之风邪,疗效满意。

胜湿醒脾

脾为生痰之源,外湿可引动内湿,皮肤病患者多有思虑过度,情志失调,饮食无度,作息无常,多种因素可导致湿聚于体内,郁久化热,久则血瘀。若再有实邪积滞,脾胃不和,胃肠失于传导,气血瘀阻熏蒸皮肤则可发展为各种皮肤病,且湿毒蕴结日久亦可变生他患。“湿为阴邪,非阳不运,非温不行”,风药性燥,有祛风胜湿、健运脾气的作用,其辛散药力也可起到醒脾散滞,疏肝解郁之效。李东垣补中益气汤中升麻、柴胡升举清阳之气已广为应用,当脾胃气虚,升降失司,痰湿中阻时,运用柴胡、升麻、羌活、葛根等风药亦可鼓舞胃气上行^[3]。诸多皮肤病是以风、湿、热相合浸淫肌肤而成,在黄芩、半夏、鳖甲、丹参、薏苡仁、牛膝等清热活血利水药中加入桂枝、羌活、柴胡、防风等风药,犹如日照当空,则阴霾自散。

行气通瘀

诱发皮肤病的因素众多,但以热瘀最为关键,“气为血之帅”,血热、湿热等缠绵黏滞阻滞气机,终致血液运行不畅。《金匱要略》云:“风伤皮毛,热伤血络……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临证指南医案》亦有“百日久恙,血络必伤”,风药对气机的调畅作用不同于一般的理气药,而在于它的宣散、透达之效,关于风药的活血作用,《神农本草经》记载有“麻黄主中风伤寒、头痛……破癥坚积聚”“川芎主中风入脑……妇人血闭无子”,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祛风药有活血、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减轻血液黏

滞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此外,从肝的生理功能出发,肝体阴而用阳,促进精血津液的运行输布。肝为风木之脏,风和则能畅养肝脏,故临证中喜辅以柴胡、郁金等舒肝理气,并结合祛风除湿、活血通络的藤类药物如忍冬藤、鸡血藤、钩藤、海风藤等,辨证论治运用可获良效,缩短病程。

搜风通络

许多皮肤病缠绵难愈、反复发作多系血分内伏热毒,病入入络,善行数变,易于走窜,此类患者常表现为皮肤粗糙、肌肤甲错、鳞屑较厚、搔痒难忍,治疗时常在滋阴养血的基础上酌加平息搜剔内风药如全蝎、僵蚕、地龙、乌梢蛇等搜风通络透邪,以及镇惊熄风止痒之药如磁石、龙骨、牡蛎等。虫类药物走窜迅速,以其有情之体利其脉道,最能搜拔深窜于气血中的病邪,僵蚕、全蝎又能同时祛内外之风^[4]。风药多具有温散走通之功,东垣谓之“风药行经”,对于各种致病因素引起的经络阻塞不通、气血瘀滞,可以直搜血络,剔邪外出,促进气血运行、和畅,最终达到根治。现代药理研究,这类药物有一定的镇静和抗菌抑菌作用^[5]。

引经报使

“高巅之上,惟风可到”,风性向上,易袭阳位,人体的上位包括头面、颈项及上肢。风药其性升浮走窜,在治疗上加用风药如蝉蜕、白芷、羌活、菊花、桑叶等不仅能引营卫气血畅行于上部经脉,又能引药上行,直达病所。《医碁》云:“内风即气也,气不顺亦用羌、防辈升发之,但不温取汗耳。故古方不分内外风,统用之也”。在治疗血管性头痛时同样用风药作为头面部的引经药^[6],如羌活散瘀,并能引经上行;蔓荆子凉散风热,长于散头面部风热。风药作为头面部引经药的常用之品,提高了疗效。

临床上,风邪所致皮肤病有风团、血瘤、斑丘疹、鳞屑、苔藓样变等多种皮损表现,根据皮损形态辨证用药。若患部瘙痒潮红,常伴抓痕、血痂,实者多因风盛血热,加紫草、三七、犀角等。虚者多因血虚肝旺,加当归、白芍、郁金等;若皮肤有局限性水肿隆起,伴有剧痒,多为外邪侵袭、营卫不和,加柴胡、苦参、白茅根、桂枝等。如杜教授善用经方如桂枝汤、小柴胡汤、麻杏石膏汤等治疗急慢性荨麻疹^[7],方证结合,取得良好疗效;若患部出现斑丘疹或皮损肥厚,鳞屑较多,下肢较重,缠绵难愈,反复发作,多为风湿热毒郁积于外、脾气亏虚不足于内,加化痰消瘀散结之味如三棱、莪术、瓜蒌、浙贝母、夏枯草、桃仁、红花等,健脾化湿药如茯苓、白术、白豆蔻、薏苡仁等,

如浸润明显,酌加黄柏、鱼腥草、荆芥、防风等;若患部鳞屑堆积皮肤粗糙,皲裂疼痛,甚至苔藓样变者,多因病久血虚生风生燥、肌肤失于濡养,如慢性瘙痒性皮肤病的发展后期,治以滋阴养血润肤,加龟板、生地黄、玄参、天花粉、麦冬等,瘙痒重者加白鲜皮、刺蒺藜、蝉蜕、僵蚕、乌梢蛇以祛风止痒;若爪甲干枯,甚或与甲床分离者,多为肝血不足或瘀滞、爪甲失荣,重用柔肝养血之品,如白芍、何首乌、三七、当归等。

病案分析

案1 患者某,女,24岁,2013年3月6日诊。患者于2年前偶然发现右肘出现脱屑瘙痒,未予重视。随后双侧肘部、腰背部、小腿相继出现病变,近2个月症状明显加重。症见双侧肘部、腰背部、小腿皮肤泛发潮红,分布有硬币大小红色皮疹,按之不褪色,伴大量白色片状脱屑,寐欠安。舌暗红苔白,脉沉细。西医诊断:银屑病;中医诊断:牛皮癣。

辨证分析:该证属热毒蕴结、血虚风燥。治以清热解毒,养血活血祛风。处方如下:土茯苓20g,川芎15g,白茅根20g,白鲜皮20g,蜂房5g,白花蛇舌草15g,地肤子30g,生黄芪20g,金银花15g,野菊花10g,丹参20g,夏枯草15g,皂角刺5g,白芍10g,当归20g,焦山楂10g。日1剂,水煎服。14剂后瘙痒明显减轻,鳞屑减少,偶有少量新发皮疹,原方去野菊花、丹参、生地黄,加虎杖15g,元参15g,炒枣仁20g,磁石20g,继服14剂后症状基本消退,患部大部分恢复正常肤色,随访未复发。

本案方中土茯苓、夏枯草、金银花、野菊花、白花蛇舌草、地肤子清热解毒祛湿;白鲜皮、蜂房祛风止痒,加皂角刺搜风杀虫;白茅根、丹参、川芎凉血行气活血;又因病久血虚风燥,加白芍、当归养血祛风,加生黄芪以益气托毒,使气行则血行;山楂健胃调诸药,又奏活血消瘀之效。

案2 患者某,女,44岁,2014年6月14日诊。患者近半年内由于工作压力大,情绪烦闷,急躁易怒,夜寐不安,全身瘙痒,反复起淡红色风团,两手臂尤甚,缠绵难愈,纳食不香,二便调。舌淡红苔白,脉

细。西医诊断:荨麻疹;中医诊断:瘾疹。

辨证分析:该证属肝郁气滞,气血失和。治以疏肝解郁,调和气血。处方如下:柴胡10g,夏枯草15g,三七5g,首乌藤20g,翻白草20g,生黄芪20g,郁金15g,当归15g,荆芥10g,防风10g,红景天6g,红曲6g,茯苓20g,苦参15g。日1剂,水煎服,14剂愈。

患者由于长期精神紧张、焦虑抑郁使气机不畅,故用柴胡、郁金疏肝解郁,调畅气机。气血壅滞阻于脉络,用夏枯草、翻白草、红曲、苦参清热解毒,化痰散结,另加三七、当归养血活血,首乌藤、荆芥、防风养血祛风,生黄芪、红景天、茯苓健脾益气,活血养心,共奏调和气血之效。

结语

风药在皮肤病中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风药之性多辛香温燥,为防其升散过猛,耗伤元气,可配伍苦寒牵制燥性,如黄芩、黄连、黄柏,又常配人参、黄芪、白术等益气之品,当归、麦冬、五味子等养阴润燥之品。第二,风药不宜久用,过量会导致汗出过多,变生他症,如《伤寒论》中“疮家不可发汗,汗出则痉”。第三,皮肤病初期有表证或湿重时风药最为适宜,后期阴虚有热者当慎用。

对于皮肤病的治疗,在用药恰当精准之外,应善于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如此往往能提高疗效,缩短疗程。笔者体会,风药配伍的功效甚多,临证应根据具体病情及患者体质灵活运用,方能达到预期效果。

参 考 文 献

- [1] 王明杰,黄淑芬.风药增效论.新中医,2006,38(1):1-4
- [2] 李坤三.养血祛风汤治疗皮肤病200例.湖南中医杂志,1993,9(5):35-36
- [3] 戴裕光.风药升阳,同于升柴.实用中医药杂志,2003,19(3):163-164
- [4] 高雪敏.中药学.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414-415
- [5] 张晓阳.浅论风药.中医杂志,2003,44(3):227-229
- [6] 宗武三.血管性头痛辨治探讨.新中医,2006,38(7):4-6
- [7] 马家驹,张广中.经方治疗荨麻疹探讨.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4):997-1000

(收稿日期:2014年2月28日)